

右第三十一章 此章主意在第二節

其第一節謂欲與人相反也 三節謂欲使人不可測知也

道常無為而無不為

道之無為久而不變非特暫焉而已故曰常無為雖一無所為而於所當為之事無

一不為也若無為而事有廢缺則亦何取

其無為也哉此之無為蓋性焉安焉者也

侯王若能守萬物將自化

侯王若能守此無為之道則雖無心於化

物而物將自化

化而欲作吾將鎮之以無名之樸無名之樸亦將不欲

亦將不欲

欲謂有心為之作猶起也言未能純乎無為之道者方將待物之化而還有心於欲其他欲之之心一起則非無為之道矣吾欲作者之自吾也鎮謂壓定使之不起無名之樸謂此無為之道也欲作之時必將以此無名之樸鎮壓其有心之欲以道自治也既以此無名之樸鎮其欲則其欲亦將不欲矣此之不欲復焉執焉者也

不欲以靜天下將自正

靜者作之反其始也欲作既以道鎮之則欲者不欲而作者靜矣故雖無心於正天下而天下將自正其與萬物將自化者亦無以異或安而行之或利而行之及其成

功一也

右第三十二章 此章前二節言無為而民自化後二節言

好靜而民自正

道德真經註卷之二

道德真經註卷之三

陸川 吳 述

德經上 下篇之首句曰上德不德故以德 德經上 字名篇名非有者義釋者也 德經上 字名篇名非有者義釋者也 德經上 字名篇名非有者義釋者也

上德不德是以有德下德不失德是以無德

此以道與仁對言上德者在德之上道也

下德者在德之下仁也道無為不以德為

事故曰不德有德者德在道之中也煦煦

為仁惟恐失其德故曰不失德無德者不

能有其德也

上德無為而無以為下德為之而有以為

又以此道與仁對言以猶用也言道之無為

無用於為也仁則為之而有用於為矣

上仁為之而無以為上義為之而有以為

此以德與仁對言仁者在仁之上德也上

義者在義之上仁也德雖為之而亦無用

於為固不能及道之無為而無以為然過

於仁之為之而有以為者矣

上禮為之而莫之應則攘臂而仍之



天無以清將恐裂地無以寧將恐發神無以靈將恐歇谷無以盈將恐竭萬物無以生將恐滅侯王無以為貴而貴高將恐廢

無以謂若無此德而以之裂分判發震動歇不能感應而靈竭不能充塞而盈滅息

滅而不生履傾跌而失其位

故貴以賤為本高以下為基是以侯王自謂孤寡不穀此其以賤為本耶非乎

此章以六者並言而此以承上文貴高二

字專為侯王言之蓋侯王之位貴且高而

冲虛之德不欲盈惟當自處於下賤也孤

如無父寡如無夫不穀不善也皆不美之

名非人所願有者而侯王自謂是以下賤

自處也先云賤為本下為基而後但云賤

為本舉一以包二者省文也

故至譽無譽不欲碌碌如玉珞珞如石

碌碌玉貌珞珞石貌人之名譽彰彰有聞

特淺小之譽必泯沒其譽人無得而稱迺

譽之至也亦處賤下之意不欲分別美惡

使人見碌碌粹美者之為玉珞珞倉惡者

之為石也蓋人見其美惡則美者必有譽不能使之無譽矣兩節皆言冲虛不盈之德如此迺為侯王之能得一也

右第三十四章

反者道之動弱者道之用

道之靜則無動則必與有相反反者無而不有也道之體則虛用則必以弱為事弱

者虛而不盈也此二句一章之綱

天下萬物生於有有生於無

自此至善貸且成皆詳言反者道之動萬

物以氣聚而有形形生於氣氣生於道氣

形有而道則無無與有異故曰反言道以

反而動之由也

上士聞道勤而行之中士聞道若存若亡下

士聞道大笑之不足以為道

此言人之能知以反而動者道與物反故

惟上士有識者能勤而行之中士之識已

不及而若存若亡下士無識以其不合世

緣而大笑之矣識之者鮮此道之所以可

貴也若皆能識之則不足以為道矣

故建言有之

此句起下二節謂昔之立言者道之相反

如下文所云十二事是也

明道若昧進道若退夷道若類

此言動而相反之事葆光用晦而若昧迺

所以為明寧後母前而若退迺所以為進

若絲之有賴而不勻迺所以為平均

上德若谷大白若辱廣得若不足建德若偷

質真若渝大方無隅大器晚成大音希聲大

象無形

又承上文相反之義而廣之若谷之注下

迺所以為高上若色之汚辱迺所以為大

白若狹小不足迺所以為弘廣若偷情不

立迺所以為建立質真皆實也猶云實之

實也渝不守信也必守信而後為實實之

實者反若渝而不信有隅角而後為方方

之大者反無隅而不方成而後為器器之

大者其成反難而邊聲雜比而後為音音

之大者其聲反疏而希可見而後為象象

之大者反無形之可見

道隱無名夫惟道善貸且成

此終上文二節之意道隱於無名迺能徧付與於萬物而無虧缺以上所言皆動而相反者也

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萬物萬物負陰

而抱陽冲氣以為和

自此至天下希及之皆詳言弱者道之用道自無中生出冲虛之一氣冲虛一氣生陽生陰分而為二陰陽二氣合冲虛一氣為三故曰生三非二與一之外別有三也

萬物皆以三者而生故其生也後負陰前抱陽而冲氣在中以為和謂陰陽適均而不偏勝萬物之生以此冲氣既生之後亦必以此冲氣為用迺為不失其本以生之本冲氣虛而不盈故曰弱此言道以弱而動之因由也

人之所惡惟孤寡不穀而王公以為稱

此言人之能知以弱為用者曰孤寡不穀皆非強於人之名迺人所惡而不好者而王公以此為稱是以弱而用也

故物或損之而益益之而損

此句起下二節弱者損之也而迺所以為益強者益之也迺所以為損如下文所云三事是也

人之所教我亦教之強梁者不得其死吾將以為教父

此言用弱之事梁亦強也以木絕水以木負揀皆曰梁取其力之強也不得其死謂不能善終如子路之行行夫子以為不得其死後果死於孔懼之難教父猶曰教之

本父謂專而無出其上者也人之所教教以用弱我亦以此教之強梁而不能弱必不能保其身以強梁勝人之益而有不得其死之損所謂益之而損者此最為教人之第一義故曰教父

天下之至柔馳騁天下之至堅無有入於無間吾是以知無為之有益也

又承上文所言教弱之義而廣之至柔與無有皆弱也馳騁猶云踴躍無有謂無有查滓之質無間無中間罅隙可入之處水

至柔能攻穿至堅之石氣無有能透入無罅隙之金石墻壁以至柔無有之損而有馳騁至堅入於無間之益所謂損之而益者柔能勝剛無能入有皆非有所為而自然故曰無為之有益

不言之教無為之益天下希及之

此終上文二節之意不言之教謂宜弱不宜強之為教父不待言而知無為之益謂至柔無有之馳騁能入也其教人益人之義過於人天下之以有言為教有為為益遠不能及此故曰希及之以上所言皆用而以弱者也

右第三十五章 按上章得一已專言與弱對言何也曰二字一意也反者適所以弱之原弱者指所以反之實人言反者即欲用弱言弱者即與實者動皆有相反非弱之外又有所謂也

名與身孰親身與貨孰多得與亡孰病

親猶云所愛名與身孰為可愛者乎多猶云所重身與貨孰為可重者乎名在身字上貨在身字下者便文以協韻爾司馬氏

曰得名貨而亡身與得身而亡名貨一者

孰病

是故甚愛必大費多藏必厚亡

愛愛名大謂身也以名比身則身大於名  
慕名者甚其愛而愛身反不如之必至耗

費精神而損壽是因名而使身之大者耗

費也故曰大費藏藏貨厚謂身也以貨比  
身則身厚於貨嗜貨者多其藏而重身反  
不如之必至喪亡軀命而隕生是因貨而  
使身之厚者喪亡也

知足不辱知止不殆可以長久

知內分有定則足而不貪故不致失舉  
行之辱知外物無益則止而不求故不致  
損壽隕生之殆而可長久也

右第三十六章

大成若缺其用不敝大盈若冲其用不窮大  
直若屈大巧若拙大辯若訥

以成為成盈為盈直為直巧為巧辯為辯  
小矣若缺則非成若冲則非盈若屈則非  
直若拙則非巧若訥則非辯也為成盈直

巧辯之大者也老子一書皆是此意大抵  
相反而相為用前章屢見不待詳釋

躁勝寒靜勝熱

陽之躁勝陰之寒陰之靜勝陽之熱亦相  
反而相為用也

清靜為天下正

清靜無為也心者無一塵之滓寂然不動  
也正猶正長之正猶言為天下君也夫為  
天下之君者亦多事矣然弊弊焉有為者  
豈能為之哉惟清靜無為者無為而無不  
為故能為天下正所謂相反而相為用也

或謂勝熱之靜與勝寒之躁為對各偏於  
一惟清靜之靜無與為對靜中有動動靜  
一致而無所偏故能為天下正其論雖  
蓋非本旨

右第三十七章

天下有道却走馬以糞車天下無道戎馬生  
於郊

却退也走馬善走之馬糞車糞載之車古  
者每旬六十四井皆出戎馬充賦有道之

世各守分地不相侵戰故民間善馬不以  
服戎車而退却賤用之以服糞車而糞田  
也戎馬齊其力以備戰者郊者二國相交  
之境無道之世寇敵日侵郊外數戰戎馬  
不得歸育于國廐而生育于郊外也糞下

諸家並無車字惟朱子語錄所說有之而  
人莫知其所本今按張衡東京賦云却走  
馬以糞車是用老子全句則後漢之末車  
字未闕魏王弼註去衡未遠而已闕矣蓋  
其初偶脫一字後人承舛遂不知補車郊

叶韻闕車字則無韻

罪莫大於可欲咎莫大於欲得禍莫大於不  
知足故知足之足常足

罪惡咎禍皆災殃而禍重於咎兵端之  
起其罪由於知土地之為可欲知其可欲  
務求得之則貪奪矣此災殃之始也得之  
不知厭足得隴望蜀則戰爭無已時此災  
殃之極也儻以各有分地不求廣闢為心  
知自足之為足則不貪奪戰爭而常自足  
矣

右第三十八章

不出戶知天下不窺牖見天道

天下萬事萬物之理皆備於我故雖不出戶而徧知天道者萬理之一原內觀而得非如在外之有形者必窺牖而後見也

其出彌遠其知彌少

不知其備於我必出至一處而後知一事故出彌遠而知彌少烏能不出戶知天下哉不覆說見天道者未有不知目之萬而知本之一也故不復言

是以聖人不行而至不見而名不為而成

不待行出而已如徧至其處故能悉知天下之事不待窺見此物而後能名其理故不窺牖而見天道也不為而成言上二句之效惟其不行而徧知萬事不窺而洞見一原故不待有所作為而事事無不完成也

右第三十九章

為學日益為道日損

為學者患寡而務博故日日有所增益為

道者自有而反無故日日有所減損損之又損以至於無為無為而無不為矣

為道者減損其有為之事損之又損及損之既盡而無復有可損則至於無為也彼有為者為一事不過一事為十事不過十事而已其未為之事何啻千萬不可勝窮豈能事事而為之哉惟無為者一事不為故能事事無不為也

取天下者常以無事及其有事不足以取天下

無事無所事即無為也因言取天下者亦止是無為蓋德威而自歸之必用智力而有作為之事何足以取天下哉

右第四十章

聖人無常心以百姓之心為心

政和註曰聖人之心虛而能受靜而能應如鏡對形以彼妍醜如谷應聲以彼巨細何常之有董思靖曰聖人無我其心不滯於物而物來順應王氏曰凡思為應物而有書云自我民聰明

善者吾善之不善者吾亦善之得善矣信者吾信之不信者吾亦信之得信矣

民之善不善信不信聖人不分其是非皆以為善以為信不惟善者得善信者得信而不善者亦得善不信者亦得信矣得謂民得此善信而不失蓋不善不信亦化而為善信是人人得此善信也

聖人之在天下歛歛焉為天下渾其心百姓皆注其耳目聖人皆孩之

歛歛縮意王氏曰心無所主也渾意無適莫也諸本歛歛作慄慄或作怵怵皆恐懼意惟王弼作歛以心無所主釋之與上下文意協董思靖曰渾混同蓋融化其異混合其同皆孩之謂不生分別蘇氏曰天下之善惡信偽各自是以相非聖人則待之如一彼方注其耳目以觀聖人之予奪而一以嬰兒遇之無所喜嫉是以善信者不矜惡偽者不怙釋然皆化而天下定矣

右第四十一章



為之君長雖長之而非有心有事於宰制也此兼生長收藏四者皆曰玄德而不言道道亦德也

右第四十三章

天下有始以為天下母

始道也母德也有此天地之始以為此萬物之母也

既得其母以知其子既知其子復守其母沒身不殆

人之生既得其母而以此知母中之有子

既知中之有子而又能守其母母住而子不離矣董思靖曰人受氣以生氣為母神

寓於氣故為子守母則氣專神安

塞其兌閉其門終身不勤開其兌濟其事終身不救

此守母之法說文兌從八台聲今按台非聲當為從人從口八象口上氣出故易卦名兌者亦取口象塞其兌謂杜口不言使氣不自口出門者氣所出入之門謂鼻也先塞兌而後可閉門由不言而漸調息滅

息以至無息也如此則氣專於內終身不因勞而致耗矣凡人有事必須有言每日開口而言以成濟其應接之事則氣耗而至於匱然身不可救也

見小日明守柔日強

小猶前章微字所知見者微茫而不欲其明則不過用其神以傷明而日進於明矣

所執守者與脆而不欲其強則不暴使其氣以害強而日進於強矣見小者育子也

守柔者守母也日或作曰傳寫之誤

用其光復歸其明無遺身殃是謂襲常

此言育子之法水鏡能照物謂之光光之體謂之明用其照外之光回光照內復返而歸藏於其內體之明也夫神大用則竭

照見淵魚者不祥此用其光於外以遺身殃者舍光以混世則無殃矣是謂能持藏

常光之用以復歸常明之體故曰襲常

右第四十四章物者此章言道德之在萬

在人

使我介然有知行於大道唯施是畏

我者汎言眾人非老子自謂介然音義與孟子介然用之成路同儼然之頃也知字句絕施措論語無施勞孟子施施從外來之施矜夸張大也聖門顏子有若無實若虛無施勞老子之學蓋亦若此夸張景其所忌此章言不知道之人惟務夸張若使其人儼然之頃有所知而欲行於大道則必專以施為畏而不敢為○介身

大道甚夷而民好徑

徑者小路與大道相反早早飲退者大道

也其道甚平夷而易行堂堂夸張者小徑

也而人多好行之

朝甚除田甚蕪倉甚虛服文采帶利劍厭飲

食資財有餘是謂塗夸非道哉

此言夸張之事有廷內而弗洒弗掃者奢

風之儉古朝甚除治則宮室奢靡可知矣

田蕪倉虛謂奪民時而不得耕耨竭民力

而無所蓄積華佩服以為飾豐酒肉以為養私府庫以為富是猶為盜之人得物多而以夸張於外夏商是也豈知道者



所育為哉

右第四十五章

善建者不拔善抱者不脫子孫祭祀不輟

植一木於平地之上必有拔而偃仆之時持一物於兩手之中必有脫而離去之日

善建者以不建為建則永不拔善抱者以不抱為抱則永不脫善於保國延祚者亦然無心於留天命而天命自留故子孫世世祭祀不輟有如善建善抱者也

修之於身其德迺真  
承上文而言能使子孫祭祀不輟者惟修德於身而已修德於身迺全吾常道之真也身外皆長物夫豈有所為而為哉德修於身則報應之效自有不期然而然者而能保國延祚如此非我欲之也

修之於家其德迺餘修之於鄉其德迺長修之於邦其德迺豐修之於天下其德迺普道之真以治身其緒餘以治人家者一身之外九族之內鄉者一家之外鄉遠之內邦者鄉遠之外邦畿之內天下者邦畿之

外四海之內修之於家於鄉於邦於天下者自近及遠人人各修其德也然豈人人而教之我無為而民自化無欲而民自樸爾餘者身之緒餘所及長者視一家又加長也豐者視一鄉又加大也普者視一邦

又周徧也邦諸本作國按諸詩序用之邦國焉之下孔穎達疏引老子云修之邦德迺豐蓋漢避高祖諱改作國也唐初聚書最盛猶有未避諱以前舊本也

故以身觀身以家觀家以鄉觀鄉以邦觀邦以天下觀天下

德修於身以及於天下無一不修然亦因彼之自然吾無與焉物各付物不相繫著隨其所在觀其所止人人皆自得其所願此大道無為之治心迹兩忘超然無累如

善建者無所建善抱者無所抱也邵子曰以道觀道以性觀性以心觀心以身觀身以物觀物雖欲相傷其可得乎邵子所言蓋亦老子之意  
吾何以知天下之然哉以此

上文五者並言獨舉最後之一以總結於後此者天下也以天下知天下邦鄉家身亦若是矣豈不至簡至易哉

右第四十六章

含德之厚比於赤子

含懷至厚之德於內者有如嬰兒也上篇曰專氣致柔能嬰兒乎常德不離復歸於嬰兒孟子曰大人者不失其赤子之心蘇氏曰老子言道德以嬰兒况之者言其體未及其用也

毒蟲不螫猛獸不據攫鳥不搏

毒蟲蜂蟻之屬以尾端肆毒曰螫猛獸虎豹之屬以爪足擊按曰據攫鳥鷹隼之屬以翼距擊奪曰搏董思靖曰全天之人物無害者蘇氏曰無心之人物無與敵曷由

傷之

骨弱筋柔而握固未知牝牡之合而皃作精之至也終日號而嗑不噉和之至也  
皃赤子陰號啼也嗑咽也噉聲嘶也形未完而氣自專情未感而氣自應由其精氣

純一之極也。聲久費而氣不傷由其和氣。調通之善也。○坡子雖子切切切

知和曰常知常曰明

人能知赤子冲氣之和即常德也。知常德者天真之明也。

益生曰祥心使氣曰強

祥妖也。非天地正氣曰妖。不能如赤子純氣之精則情形而助氣是以外養之幻身。益生非氣之正也。因情而動氣是以外感之欲心使其氣恃人偽之強也。

物壯則老。是謂不道。不道早已。

情形而助者形之壯。因情而動者情之壯。凡物壯必老。是不得常道者也。不得道者早然而不能久。常如赤子則不壯。老而老既不老。惡乎已。

右第四十七章

知者不言言者不知塞其兌閉其門

此愛身存我也。以言耗氣不知道也知道者不言必先塞其言所從出之兌而後能閉其氣所從出之門。

挫其銳解其紛和其光同其塵是謂玄同

此處世塵物也。先自能其銳以不銳解人之紛結。先自暗其光以不光同人之塵昏。在己在人之銳鈍光暗兩無分別與世齊同。妙不可測。故曰玄同。

不可得而親不可得而疏不可得而利不可得而害不可得而貴不可得而賤故為天下貴

我既玄同則人不能親疏利害貴賤我矣。思雖如骨肉而人與之相忘不可得而親也。雖然如塗人而人不思相遠不可得而疏也。外名位貨財而人莫能相益不可得而利也。外死生禍福而人莫能相損不可得而害也。勢雖如君長而人與之相狎不可得而貴也。勢雖然如匹夫而人不放相慢不可得而賤也。凡此六者人所不能已獨能之故為天下之最可貴。

右第四十八章

以正治國以奇用兵以無事取天下

正者法制禁令正其不正管商以正治國

帝王以修身齊家為本不恃法制禁令以為正奇者權謀詭詐譎而不正孫吳以奇用兵帝王以弔民伐罪為心不尚權謀詭詐以為奇奇者僅可施於用兵不可以治國正者僅可施於治國不可以取天下無事者三皇無為之治如天不言而四時行百物生不期人之服從而天下無不服從故唯無事者可以取天下也

吾何以知其然哉

設問辭以起下文之答正可以治國無事可以取天下者何以知其如此哉而下文答之也

夫天下多忌諱而民彌貧民多利器國家滋昏人多技巧奇物滋起法令滋章盜賊多有各上文言正僅可以治國忌諱謂長避防禁嚴密本欲正民德也然民一舉手擗足輒陷罪戾有所畏避不得安生樂業而起於貧矣利器利便於民之器如網罟耒耜并曰舟車之屬本欲利民用也然利器民得自為難度量權衡之公亦將不出於上

得自為難度量權衡之公亦將不出於上

無所統一則國家無精采而疑為昏矣  
技巧造作利器之工末業衆多爭能競利  
則有售奇偽之物者矣法令者民所畏憚  
彰明易犯民不聊生則多為盜賊之歸者  
矣八句所言二事法令彰所以多忌諱技  
巧多所以多利器盜賊之有由於民貪奇  
物之起由國家之昏明庶政使民知畏避  
未百工使民足財用所謂正也正以正蓋  
期其國之治然民貧於下而或為盜賊政  
昏於上而售奇物其效如此是以之治國  
而猶不足也

是以聖人云我無為而民自化我好靜而民  
自正我無事而民自富我無欲而民自樸  
又答上文無事可以取天下無為好靜無  
欲皆無事也既無所事何心致天下之嚮  
附而民自然而化自然而正自然而富自  
然而樸其效如此是以之取天下而有餘  
也  
其政悶悶其民淳淳其政察察其民缺缺禍  
兮福所倚福兮禍所伏孰知其極

承上兩節總言之悶悶不快人意淳淳不  
澆滿察察精明缺缺不足極終之所至  
無事者之政若悶悶無可喜然自化自正  
自富自樸其民純淳淳然正者之三若察  
察有可觀然下貧上昏物偽人亂其民純  
缺缺然故借禍福為譬人以為禍者不知  
福倚於禍之旁譬悶悶之政而有淳淳之  
民也人以為福者不知禍伏於福之中譬  
察察之政而有缺缺之民也禍不終於禍  
而終於福福不終於福而終於禍孰能知  
其終之所至何如哉

其無正邪正復為奇善復為詖民之迷其日  
固已久矣  
就正之一字設問復反也詖不善也以正  
治國可謂善矣而其民缺缺則治國者將  
無所用於正邪蓋正與不正對正一反則  
為不正之奇正善而奇不善善不善對善  
一反則為不善之詖惟無所謂正無所謂  
善而不至反為奇之詖也能知此者其惟  
聖人手常人迷昧不知此理其日固已久

矣非自今日然也故但知以正治國之為  
善而不知無所謂正之為正也以無正為  
正則與無事取天下者何以異哉  
是以聖人方而不割廉而不剋直而不肆光  
而不耀

又就無事二字設譬方如物之方四隅有  
稜廉如堂之廉一面有稜其稜皆如刀刃  
之能傷害人故曰割曰剋割之害差重於  
剋人之方者無轉旋廉者無分辨其遇事  
觸物必有所傷害直者不能容隱縱肆其  
言以訐人之短光者不能韜晦炫耀其行  
以暴已之長聖人之無事者以不事為事  
方者必割以不方為方則不割廉者必剋  
以不廉為廉則不剋直者必肆以不直為  
直則不肆光者必耀以不光為光則不耀  
方而不割廉而不剋直而不肆光而不耀  
皆無事之譬也○剋古衛切  
右第四十九章  
治人事天莫如嗇  
人所成之形天所受之氣治事修之養之

也。膏所入不輕出，所用不多，耗也。留形惜氣，要術也。

夫惟膏是以早復，早復謂之重積德。重積德則無不克，無不克則莫知其極，莫知其極可以有國。

復反還其初，重多也。積膏聚於內也。德所得於天之冲氣，克勝也。極終窮也。有保有國，以喻人之身膏於用氣，則虧者全，衰者威而早得，以及還其初所得之冲氣。膏聚於內者，有增無減，氣充滿則能勝外物。無有能耗損傷害之者，氣之生息不絕。莫知其終窮之時，非如凡人之氣老則衰，耗竭盡至於終窮也。氣無終窮，則能保有其身而形長留於世矣。

有國之母可以長久，是謂深根固蒂，長生久視之道。

上文言保守身形由於積德，德者萬物身形之母，保有身形者以能保有身形之母也。故可長久，氣為身形之母，氣能留形，形亦能留氣，氣之生於下如木有根，養形以

培根則根深，不拔氣之榮於上。如果有蒂，養形以滋蒂，則蒂固不脫，根不拔則木水不枯，齊蒂不脫則果永不墮落。此身所以長生，目所以久視，而能度世不死也。深根固蒂，形之留氣，長生久視，形之留氣也。

右第五十章

道德真經註卷之三



道德真經註卷之四

臨川吳澄述

德經下

治大國若烹小鮮

小鮮，小魚也。國大則民衆，治大國當以簡靜，不可擾動其民，如烹小魚，唯恐其壞爛，而不敢擾動之也。

以道莅天下者其鬼不神

莅，臨也。鬼，天地之氣，神靈怪也。人之氣與天地之氣通為一，有道之主以道臨莅天下，簡靜而不擾其民，故民氣和平，充塞兩間，相為感應，而天地之氣無或乖戾，故鬼不為靈怪，與妖災也。

非其鬼不神，其神不傷人，非其神不傷人，聖人亦不傷之。

鬼所以不靈怪者，非不靈怪，雖能靈怪而不為妖災，傷害人也。所以不傷害人者，非自能如此也。以聖人能使民氣和平，不傷害天地之氣，天地之氣亦和平而不傷害人也。曰鬼曰神，皆天地之氣，名二而實一。